

湖头条

桂香满街飘

周明金

八月桂花遍地开,今年进入农历八月,持续降雨,桂花含苞待放,养精蓄锐,攒足了精神,今晨小雨喘了口气,桂香便弥漫开来。

我是对桂花香敏感的人,无论月桂、四季桂、八月桂;不管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沉香桂、血桂、晚霞桂、紫云桂,哪怕只开了三两朵,她那种有别于其他花的香味,我的嗅觉都能捕捉到。

说不上来桂香是从何处飘来的,也许是某个巷口,也许是某个院落,也许是路旁、沟边、房前、屋后。随着人居环境改善,桂花成为人们植绿的首选,桂花园、桂花苑、桂花路、桂花村,行道树、校园、公共绿地、公园小品,随处都可见桂花的身影,月桂、四季桂、八月桂,不一而足。桂花树四季翠绿的枝叶,伴以醉人的花香,既有小家碧玉的粗犷豪放,也有大家闺秀的端庄典雅。既能登大雅之堂,也能屈居竹篱茅舍。

原先院中有株桂花树,是一位挚友赠我的礼物,就是这样一株近于枯萎、不起眼的小树苗,病恹恹地、可怜兮兮地占据着小院的一角。

一年过去了,它叶儿绿了,焕发出勃勃生机;两年过去了,它蓬勃地生长着,向我展示旺盛地生命力;第三年的仲秋,枝繁叶茂地它神奇般地吐出谷米似的粒粒花蕾,

但并不引人注目。仿佛一夜之间,葱茏的树叶中,开满了金灿灿的小花,碎碎的,一朵朵四瓣小花簇拥在各自的枝头,花瓣中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花蕊在风中颤动着,淡淡的清香便弥漫了整个院子,充盈着所有空间,还不安分地越墙而出,侵犯了左邻右舍的领空,不管人家是否欢迎、接受,一个劲地往人家鼻孔里钻。

搬到新居,又在门前栽了两棵桂花。工作之余,除了看书读报、收拾家务活外,别无其他嗜好,唯独爱侍弄一些花草。种植的花草大多是些能安然越冬、生命力极强的木本。但它们除了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之外,还需要像关爱学生那样精心呵护:施肥、除草、治虫、松土、剪枝、打杈。虽然费了我许多工夫,但看到它们茁壮成长,就看到了希望。

我对桂花情有独钟,它热烈、芬芳,香气远播,香味中似乎还带着清甜。桂花没有牡丹的富贵雍容;没有桃花的妖娆娇媚;没有荷花的冷傲艳丽,只有薄薄淡淡清香挟裹而来,浸润心田。

桂花素有“叶密千重绿,花开万点黄”的美称,一簇簇,一串串或金黄或银白或橙红或黄白的桂花,像一颗颗小谷米,一朵朵小花有四

片花瓣,把花蕊包得紧紧的,像怕别人碰它似的,它悄悄地躲在叶子后面一簇簇的绽放。特别是八月金桂,每一粒都焕发着灿烂的金色,鲜艳的金色,快乐的金色,如诗般的金色,美妙的金色,洁净的金色,夺目的金色,神秘的金色,绚烂的金色,恬静的金色,柔和的金色,无微不至的金色,赏心悦目的金色。满树金黄细小的花儿,点缀着红黄娇艳的季节。更有那浓郁的“一味恼人香”袭入心怀、沁入肺腑。这种味道特殊,不一样于玫瑰的浓烈,也有异于茉莉的清幽,是一种沁人心脾的异香,又在芳香中带有一丝甜意,使人久闻不厌。

循着香气找寻,也许是一棵,也许是几棵,也许是一排,也许是一片,一棵也芬芳,一片更醉人,分辨不出哪棵香浓,哪棵香淡。今年秋雨绵绵,连续不断,桂树毅然承载绵绵秋雨的洗礼,酝酿延长桂花的花期。花蕊浮幽香,秋韵锁桂园,桂花享受着阳光苍白无力抚摸,展露花蕊,散发浓浓香味。桂馥浓浓清雅之香,满目金色呈现绿树丛中。虽是中秋月圆盛开,它仍然那么素雅大方那么生机勃勃,令人不得不另眼相看。个性是它那浓郁的幽香,渗透了空气每一寸肌肤,花香依然陶醉众人。



诗品时空

《深秋》

桂林

柳树梢头月似弓,秋层山川呈秀红。
片片落叶风吹起,瑟瑟枫林叶飞风。
岁月无声匆匆过,时光飞逝淡影中。
春耕夏种秋辉煌,美好时代醉老翁。

香一瓣

舅舅的果园

王明洪

操心我未来的生计时,舅舅突然说:“让他去当兵吧,男子汉就应该到部队去锻炼锻炼!”我对舅舅的提议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。因为在此之前,他已将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送进了军营。军装、部队,舅舅与它们的情愫好像永远割舍不断。

我按照舅舅的意愿穿上军装,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,到达东北一个偏远小镇。这儿离舅舅当年的部队不远。每次在外执行任务时,经过一个个陌生的村庄和街巷,我总是忍不住想象,多年以前的某一天,年轻的舅舅是不是也穿着军装自豪地走在这片土地上。

刚入伍时,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高强度的训练让我思想抛了锚。舅舅很生气,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训斥我,在信的结尾狠狠地说:“我把这个三等功奖章暂时交给你保管。它经过战火和血泪的洗礼,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获得一枚属于自己的奖章!”握着信封里的奖章,我满脸羞愧。每当训练感到苦累时,我都拿出那枚闪闪发亮的奖章,顿觉身心充满力量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军校。期间,我回了趟老家看望舅舅。得知我考上军校的消息,舅舅兴奋异常,特意让舅母炒了几个精致的小菜为我接风洗尘。饭菜就摆在果园山桃树下的石桌上。3杯酒下肚后,舅舅的脸涨得通红。我提起这棵山桃树,他沉默不语。良久,才缓缓道出背后的故事。

当年,舅舅所在部队营区的山上生有一种野山桃树。暮秋时节,满山的山桃压弯了枝头。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月,官兵是没有水果可食的,满山的山桃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味。一日,舅舅站夜岗回来,由于炊事员疏忽,没有备岗哨饭。舅舅饿得难受,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朦胧中,一位黑龙江籍姓张的战友将3个山桃塞进他的手中……山桃的味道是舅舅一生都无法忘怀的。在前线,这位战友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胸膛,为舅舅挡住一颗夺命的子弹。最终,舅舅平安归来,那位战友却永远静静地躺在祖国的南疆。

舅舅的脸色沉重起来,目光在山桃树上游弋。我的头脑一片空白,不知该说些什么宽慰的话,思绪一下子飞到前线——舅舅和他的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就了嘹亮的青春壮歌。

夜晚,我做了个梦。梦里,舅舅的山桃树结满了水灵灵的山桃,我摘下一个细细品尝,味道是甜的。

朝夕拾

放逐

旭 姗

是谁说过,身体只是个躯壳,唯有灵魂才可以自由行走。我现在就是这样,满腔的怒火,那一瞬间就要被点着,深吸一口气,再缓缓吐出一串火气。可我不是哈罗德·弗莱,能远程去完成一个人的朝圣。但我此刻想要逃的心境与他是多么的切合,他有方向,而我却漫无目的。

不知多少次走过这座桥,雨中朦胧,河水依然充盈,缓缓东去波澜不惊,两岸杨柳依依。景还是这样美,而我的心情却糟透了。

桥头有座小报亭,一对年轻夫妻在打理,他们和蔼友善,那次为了买一份过期的报纸,难为他们翻找了半个钟头。男的坚持说有一份,让妻子耐心翻找,一边饶有兴趣地问:“为什么要这一期?”我诺诺地说了理由,他们马上兴奋起来,“他喜欢看书,更尊重会写文章的人,你是干什么的,真了不起啊。”我感觉自己俗气了,忙解释:“没什么特别的,普通的散文而已,想留一份做个纪念。”

再往前就是城中最热闹繁华的地段,车流人流密集,广告音乐四起,KTV的霓虹雨中闪耀,雨一直在下,顺着伞骨滑落滴答作响。我不是购物狂,不会在生气的时候疯狂购物,我只想寻求个安静去处,如果,如果此时妙玉的栊翠庵在眼前,我会毫不犹豫地闯进去,讨一盅梅花雪煮的茶,品一回黛玉当年饮茶的情调。

热闹的极致该是寂静吧,转弯走进另一条街,果真清静了。这条路是几年前拆了房子取直延伸的,之前没走过,如此恶劣的天气,有谁还会来呢。

路过妈妈居住的楼下,仰头望向她的窗户。耄耋之年的母亲独自生活,身体状况良好,性格乐观豁达。这个时候,她应该依坐沙发上,或是开着电视小憩。在老人家面前,我一向报喜不报忧的,感恩她给予我生命抚育我成长,无以回报,更没有任何理由来打扰她。

公园门口仍有三两个小商贩,像执着的卖炭翁一样,希冀能将自己的玩具卖出去。他们在大大的雨伞下面,瑟瑟抖着身体,我坚信他们聚在这里决不是来聊天凑热闹而是为了生计。

从未感觉公园像今天这样空旷清静,静得听得见从树叶落下一滴水的声音,冷风肆意翻动地上落叶的声音,双脚踏在水面溅起细小水珠的声音,都在耳边放大了分贝,振聋发聩。入秋以来几场无情雨,几多猎猎风扫荡之后,整个公园就泛出两种颜色,绿和黄,绿的在树梢,黄的在地上。灰暗的天空,使得公园里比往日更加阴森,小径幽幽,古树参天。

走到仿古楼附近,隐约有音乐声飘来,待转到它的正面,发现深深的走廊里有一位女士在翩翩起舞。她身材高挑,舞姿曼妙,气质

不凡,她平视前方,气定神闲,舞得专注,双臂水波一样地抖动。我不由得停下来,直接从她身边过去好像不太礼貌,况且她的舞姿值得欣赏。一曲结束,借着她选曲的空档,我在她右手边红色的包包上面看到了一个惊人的蓝色图标:中国抗癌协会。心里咯噔一下,稍愣了几秒,再次看向她:六十岁的样子,面容白皙,岁月的侵蚀依然挡不住她的清丽,对于她,除了敬重,任何的抚慰都是多余的,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她留给我们更多的美好。踩着《套马杆的汉子》音乐的鼓点,我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。

仿古楼正面的廊桥两侧,有着另一番景象:成排的银杏树纷繁落叶,将地上的薄草覆上一层厚厚的黄毯,仅剩的“小黄伞”还在树梢上拼命地挣扎。凋落的叶恋恋不舍地离开,却是一种不卑不亢的凛然,翻转舞动着身体,以最优美的姿态亲吻大地,它们没有临终的悲鸣,倒像是赴一场约会,以一种优雅轻盈的舞姿回落大地。我伸手接住了空中飘舞着的一片叶,回头久久注视着那个走廊里的舞者……

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不可逆转的困境,瞬间糟糕了心情。不如暂时逃离,来一次永不回返的放逐。心间填满春意才不会荒芜,如河流疏通,心扉才能通透,一马平川渐入佳境。还是来时的那条路,此时我“心如澄澈之秋水,身如不系之舟”。